



呂氏春秋

第三卷

季春紀

凡五篇

季春

盡數

先已

論人

園道

相華鞠薦始乘
舟陽布司空水
惠修田獵躬蚕
師理吉命雖前
是合累牛
人君紀曆明時
仰觀日月霜露
之變俯察昆虫
草木之化以授
民事是王政之
首務故呂氏紀
月為最詳得帝

呂氏春秋卷三

季春紀

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
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
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
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

王之精意也

天子發倉以賜貧之即周禮春省耕而補不足之意

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一作升。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窮。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畢弋。置罟羅網。餒獸之藥。無出國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

挾讀曰朕三輔謂之挾

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挾曲蒙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國人讎九門。磔禳

備以畢春氣以迎夏氣

此丑土之氣所應
此未土之氣所應
此戌土之氣所應

上篇論因時生利此言因時去害生利去害君人之道盡矣利害二字是一篇開台樞紐

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竝起。

盡數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

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曼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

精不流則形為
軀。憇何以為一
身之運用。此知
本之譚

腐。戶。樞。不。嚙。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
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
捐。為。聾。處。目。則。為。矇。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
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廢。輕。水。所。多。禿。
與。癭。人。重。水。所。多。虺。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
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尪。與。偃。人。凡。
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
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
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

結語曉諭精切
應前知本意極
完足

通篇先言治天
下必先治身次
言治身之要後
証以帝王五伯
治身之事未復

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
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
反。修。干。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
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
賤。之。也。為。其。末。也。

先已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
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
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賡。理。遂。

以孔子之言明
治身即可以治
天下本末次序
秩然有條轉折
頓挫曲盡其妙

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
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
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
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
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
爲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
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

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
侵於敵。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
本傷於下。而末稿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胸。令
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
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
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後兵。故兵莫
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末也。夏后相與有扈。戰
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

歷叙不務戰而
務脩德此正所
謂欲取天下者
必先治身

象上意極收數
句照應起語文
之有鈞力處

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鱉

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論人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

通段俱是解釋
太上反諸已一
句而得一知一
一字始終不放
是其根底究竟

知一則應物以
下俱是反已之
效

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

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反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已。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凡論

以人影已設喻
作句文有預挫
起伏

二句括盡論人之要人焉度哉

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甲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

雨汗。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圜道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

此論人君而云天地推其原也

管子謂臣勞者方主制者圜者運方者執則上可無邪此論蓋本之云

人身九竅一者
心也乃身之主
耳目口鼻四肢
八者形也一者
壅閉則八者皆
虛矣

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
園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
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爲輕。園道
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
不刑蹇。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入虛。入
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
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運爲敗。園道也。一也。齊至
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死。莫知其終。而
萬物以爲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

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
宣通下。究濺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
主所。園道也。令園則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
無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
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肢。
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
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
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
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

又以方字應上
圖字周密懇到

此一轉更奇

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
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
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
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
審也。官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
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
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

第四卷

孟夏紀

凡五篇

孟夏

勸學

一作
觀師

尊師

誣徒

一作
誣沒

用衆

一作
善學

孟夏螻鳴賞慶
長樂師太尉繼
長增虞統嘗麥
靡秋至蚕畢方
酌先薄刑
時候推遷乘乎
氣機毫忽不忒
莫非陰陽之運
也呂氏樵拾古
今推按考驗最
為詳悉

呂氏春秋卷四

孟夏紀

四月紀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竈祭先肺。螻蜋鳴。丘蚓出。王善生。或作瓜苦菜秀。天
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駟。戴赤旂。衣赤衣。
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物。是月也。以立夏。

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乃命樂司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收麥。升

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此申金之氣也

此亥水之氣也

傷

此寅木之氣也

淫

勸學 一作觀師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

易曰謙受益滿招損人知尊師
謙虛之衷也乃
可與學故曰疾
學在于尊師

語極警策極委
婉令人有警省
處

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疆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

王公大人以至
天子尚尊其師
况學乎此見師
之不可不尊照
應前意甚密

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碰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董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

古之賢者二句
揆上意而收結
又精密古健有
含蓄不盡意

歷叙古聖賢尊
師之事以及戰
國受學之類見
成身莫大于學
而學莫大于尊

尊師

參過期而不至。人皆目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師援今引古詞
意精切可為一
篇勉學訓

深入人情

緊緊鎖住

上之不能法古
聖賢之尊師則
下而好學如彼
尚免刑戮之輩
亦不失天下之
顯名此立言者
持衰世之意也

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
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
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
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
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
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
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
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
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

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
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
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
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
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
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
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
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
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

此下却是教人
下手用工處
綏陳述引喻親

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
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
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
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漑。務
種樹。織葩屨。結置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
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
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
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
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

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
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
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
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
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
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
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疆而平矣。有大勢
可以為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
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

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誣徒

四曰。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

名言

嗜乎理義去乎
暴慢所謂反諸
人情也深中時
弊

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已。不肯自非。復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

改發人情推見
至隱如老吏詳
案

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奠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矣。所加

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况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愠懷。於俗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

連用六則字語
氣甚急文有姿
態不見重複

於。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用衆

一作善學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

借喻以起正意
最醒人眼最能
發人胸次
假人之長以補
短二句乃一篇
主意

先借生長二字
泛說影出一衆
字

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

奇偉精微真千古未發之秘

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餘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呂氏春秋

第五卷

仲夏紀 凡五篇

仲夏

大樂

侈樂

適音 一作和樂

古樂

暑北報祈雩黍
嘗門闕徒別日
長爭齊心靜事
無刑定鹿解高
明後火南
仲夏值五陽之
候當南方之正
直午位之中星
隨西轉無刻不
有中星
位居南離火之

呂氏春秋卷五

仲夏紀

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
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
廟。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鷄。其氣高以獮。養壯狡。是月也。命樂師修鞀

象也其色赤故
車旂服飾皆尚
赤

火體北高而南
地土平著其
中日近北則去
地遠而出早入
遲故晝長日近
南則去地近而
出遲入早故晝

短仲夏建午則
漸南漸北故曰
長至

此子水之氣所
傷
此卯木之氣所
淫
此酉金之氣所
泄

原樂之所作本
于天地之和乃
推本澄源之論

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埙篪。飭
鍾磬祝。敵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
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
牝別其羣。則繫騰駒班馬正。是月也。長日至。陰
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捨身。欲靜無躁。止
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氣。百

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
半夏生。木董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
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膳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
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
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

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濇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

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

人弗得不辟句
說入玄妙令人
最警省處

議論有根據有源委

說也。懽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疆為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故。知一

○結○應○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

大樂以和民情。治之隆替。係之故樂之所作。而民之憂喜。頓殊者。無他。上之所感者。異耳。豈曰聲音而已哉。此起處。極括殆盡。

千鍾大呂。巫音
皆諸國之侈樂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
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
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
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
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
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
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
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

譬喻凱切令人
警發

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
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
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
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
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
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
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
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疆
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

矣。

適音 一作和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不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

勝理以治身則
耳目口鼻之欲
皆中其則何至
于蕩此澄源之
論

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克。不克則不詹。不詹則窳。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

音聲之道與政
通故觀其樂則
知其政此段只
就季札觀樂篇
玩味便識其緊

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

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生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古樂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

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

歷叙帝王作樂之始。井然有條。而文法凌刃奇。變層觀不見重。讓

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日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

兩手相擊曰拊

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鱣先爲樂倡。鱣乃偃浸一作唐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僊作爲鞀鼓鍾磬。吹苓管壎。簾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拊。或鼓鞀擊鍾磬。吹苓展管簾。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一作部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

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一作誅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

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故樂二句
一爲之意

